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九)

哈 代 著
社 衡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統 治 者

哈
代
著
衡
譯
社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第六幕

第一景

託萊希·委德拉希的陣線

顯露在眼前的是一幅葡萄牙國境的半島式的土腰的鳥瞰圖，東面是閃光的達古斯河，西面是起着白色的繡紋的，有節奏的掀動着的大西洋。照這樣的看去，這土腰顯得有點像是一張後期莪特式的盾，從這張盾的右邊的上面直到花紋的上部，便是託萊希·委德拉希的陣線，從左面的什贊布萊河口一直伸展到右面的阿爾漢德拉，而在南方的底點，便是福特·聖·攸里安。里斯朋的屋頂顯出在陰沉的底邊上，而在對面相對稱的地位上，便是羅加角。一下子看去，便可以看到這個幾乎四邊都是海岸的區域，是祇有在北方的邊上，有一條路徑

可以讓人從岸路走進來，再向邊疆仔細的一看，便又看到就連這唯一的去路，也被故意用各種方法阻攔住了。

從東面到西面是有着一長串防禦的設備，中間散佈着好幾打圓形和方形的礮臺，有幾座已經造好了，有幾座是在正造起來，在正在搭造着的一些之中，有兩座是非常龐大的。在這些礮臺之間有着爬不上的衛城斜坡，石牆，和其它的防禦設備，而在一切設備之前，又都有兩行用樹幹搭成的木柵。

在外面的一道防線之內又有一道用同樣的原則建造的第二防線，它的路線是依照自然的地勢而彎曲着。這第二道防線是已經造好了，顯得像是無論如何打不進的。

第三道防線卻是在南面很遠的地方，正環繞着那成盾形的國土的底邊，祇有另外兩道防線的十二分之一那麼長。這是一種連續不斷的壕溝和城堡的形式，它的目的顯然的是在掩護着海裏的兵船，這是可以從海岸外面不遠的地方有着一些搖蕩着的英吉利運輸船這一點上看得出來。

啞場

無數的人形像乳餅裏的白花似的在最北面的前線上忙着，在把容易爬上來的斜坡削成峻峭的，在掘着溝，在堆着石頭，在伐着樹木，又拖着樹木把它們鑲到前線上需要的地方去。

在那已經完成了的第二道防線上，是祇有極少數的人在移動。

在那完全裝置停當了的第三道防線上，有一些細小的紅衣的哨卒在毫無聲息的前前後後爬行着。

時間過去，有三行暗紅色的軍隊在北方顯現出來，沿着三條達到第一道防線的三處地方的道路向南面移動着。這些是英吉利軍隊，準備進陣線來躲避的。從上面望下去，他們的行動像是三條毛蟲似的在蠕動。那左面的一分隊是由庇克登帶領着，中間是由萊斯和科爾帶領，而極右面的一隊，在阿爾漢德拉近邊的，是由希爾帶領。在其中有一條道路的旁邊，有兩三個兵士把項頸掛在樹上絞死了，也許是爲了搶劫。

啞場完畢，觀點沉到了地面上來。

第二景

同上 陣線外面

冬季的白晝陰暗下去，變成了狂風的薄暮，那第一道防線外面的道路造成了舞臺上的前景。從壕溝北面的，在卡蘭德里克斯附近的小山上，有一隊馬隊在飛揚的灰沙中走下來，其中包含着統帶法蘭西軍的馬賽納，以及福瓦，羅瓦叢和他的另一些隨從軍官。

他們在黃昏和暴風雨中騎着馬前進着，又仔細的窺看着，直到他們看見了描在天線上的，垛住了他們所要走的道路的城堡。他們悄悄的停了馬。惶惑的馬賽納努力用望遠鏡精密的察看那前面的障礙。

馬賽納

有這些東西在這裏攔阻着，我們的進行是困難到差不多不可能了！

福瓦

這是英吉利陣線——

是那些陣線的露出在外面的爪牙——我剛纔說過，這是惠靈登爵士最近特意的造起來，使自己在葡萄牙從此就立定了腳跟。

馬賽納

他竟把他的這些不成形狀的怪東西一直伸展到北面這樣遠的地方嗎？我本來以為它們祇在接近里斯朋的一帶地方，怪不得

惠靈登爵士會騎在馬上，大膽的在布薩科來來去去，原來他有這東西保護着這的確很堅固，不過我想總有地方可以繞過去吧？它們決不會從達古斯河起到大西洋為止，竟一個可以通南北的缺口都並不留着的。

福瓦

我想一定是沒有缺口的；可是，我們也無疑可以努力尋出一個比較不堅固的破綻來，再想法子攻打進去。

馬賽納

我看是完全沒辦法的，我們就是把死屍堆起來，把骨頭都堆起來，

也不會有什麼用處。像這樣的東西，那裏是人力所能爬得上的！你說後面還有什麼啊？

羅瓦叢

還有像這裏的一道防線一樣的第二防線，那一道已經完全造好了。後面還有第三道。

馬賽納

這許多高高的矗立在雲堆裏的防禦設備，他們究竟花了多少時候纔建築了起來的？

羅瓦叢

總共不過幾個月工夫。我也不知道有多久。這些都是惠靈登爵士親自仔細的設計的，造得就像他這個人一樣的沉重，結實，穩固。

馬賽納

希望他能够穩守着。這是他應收到的效果。

我以前簡直沒有聽到說這裏有這種屏障——

啊，前面彷彿有着一條很平坦的道路，這是

可以給予我們便利的……啊，今天夜裏風真大！

當那些察看者在一個下面的土地所能供給的，很不好的蔭蔽處逗留着的時候，暴風雨正在他們上面的土城上狂吼着。他們正預備轉身回去。

預諾和另外的一些軍官從右面的一個十字路口走進來。他們是看見了一個信號，這信號報告着那別一些人正是失散了的人，因此纔走了過來。

預諾

我們騎着馬一直走到了卡蘭德里克斯去；

多虧着這個發着風的黑夜，風聲這樣一響，我們的異鄉人的口音總算沒有被人發現，我們在那邊的山谷裏看到一條平坦大道，如果計劃得周密，就可以從那邊偷襲過去。

馬賽納

我也打算利用這天氣到那邊去察看一下。如果那地方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那當然再好也沒有。如果不能，就得再到西邊去找。

馬賽納，預諾，羅瓦叢，福瓦，和其餘的那些人，都從右面的，鋪着石子的十字路口走了進去。風繼續在這個現在已經空無人跡的地方吹着，黑暗加深，雨更大的下着，直到全場顯得模糊下去。

第二景

巴黎 丟伊勒里宮

瑪麗·路易絲皇后的臥室的前房，裏面發現了穿着便衣的拿破侖，蒙德伯羅公爵夫人，和她的隨侍命婦；此外還有第一醫生戈爾維薩和第二醫生布爾諦野。時間是在天明以前，皇帝上上下下的踱着，有時候在沙發上坐着，有時候在窗口站着。裏面時常會傳出痛苦的呻吟聲來。

拿破侖開了門，向臥室裏說着話。

拿破侖

杜布瓦，怎麼樣啊？

產科醫生杜布瓦的聲音（恐慌的）

陛下，比我希望的還糟；

我怕保住兩個是辦不到吧。

拿破侖（惶恐的）

善良的上帝！

科爾維薩走到了臥房裏去。杜布瓦進來。

杜布瓦（遲疑的說）

還是救那一條性命呢？陛下，皇后到現在還是在一種極危險的狀態下。這是真的，

我幹這行當是已經有了許多年的經驗，可是這種情形，卻一千次裏碰不到一次。

拿破侖

那麼請你救了那母親吧！你祇消顧到她。這是她應有的特權，同時也是我的命令。

杜布瓦，在這緊要關頭你可不要着了忙：你儘量的用出你的最精明的手段來吧。你祇要假定你是站在一個普通的產婦，例如在聖德尼斯街上的商人婦的牀邊，就那麼漠然的，那麼自信的，用出了你的各種在平常情形下所慣用的手術來吧。

瑪麗·路易絲的聲音（在裏面）

〔杜布瓦下。〕

啊，請你，請你不要！這些討厭東西我看了就害怕的！我不過是達到一個目的的工具，爲什麼還要叫我受到這樣的痛苦啊！還是讓我死吧！他用這種方法來待我，真是太殘酷的！

拿破侖不耐煩的走到了臥房裏去。

德·蒙得斯鳩夫人的聲音（在裏面）

皇后，您不用害怕的！這種事情我自己也親自經歷過；我可以擔保，你是一點兒危險也沒有的。馬上就可以沒有問題了，我把你扶住在這兒。

拿破侖的聲音（在裏面）

天哪！你們爲什麼把那些該死的箱子讓她看見呢？你們拿她嚇成這個樣子，叫她又怎麼能抵當過去呢？

杜布瓦的聲音（在裏面）

陛下，如果您能够原諒我，我現在請您最好還是不要來干涉這裏的事情吧！陛下，如果您來干涉，會鬧出什麼結果，我是不能負罪的！爲了她着想，您最好還是迴避了吧。她一看到您過來干涉，是祇有更害怕而失掉了她的忍耐的。如果情形越來越糟，我就一定會過來報告您，把您請回來。

拿破侖從那臥室裏重新進來。他半掩了門，站在門邊聽着，顯着慘白而焦急的神色。

陛下，我請您不要

對這件事情心裏這樣的煩惱，這事情馬上就會什麼都不成問題的；可惜是陛下的太后和姊姊都在很久以前就離開了這地方了；要不然，她們的安慰，倒可以大大的縮短了這痛苦的時間。

拿破侖（心不在焉的）

我們根本沒有想到她馬上就發動了，所以我請她們用不到在這裏等候着……她應該不成問題；就在眼前，她也有了這麼六七個熟手的人可以來幫忙她——經驗豐富的乳娘伯萊斯夫人，再加上

德·蒙得斯鳩夫人和巴朗夫人那兩個。

杜布瓦（從門口說着）

陛下，該救那一個的問題已經過去了！
孩子已經死去；可是皇后卻已經完全
沒有問題了。

拿破侖

這事情真應該感謝上天！

我是不會爲着那孩子而感到悲痛的……

我以後也從此不要她再爲了想得到
一個皇室的嗣子而受這樣的痛苦了。

蒙德伯羅公爵夫人（向另一命婦傍白）

他祇有在現在纔會說這樣的話。在冷心腸的時候，他就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男子們就向來是

如此的。

伯萊斯夫人的聲音（在裏面）

醫生，孩子活了！

（聽到一個嬰孩的哭聲。）

杜布瓦的聲音（從裏面喊着）

陛下，兩個都救轉了。

拿破侖衝到了臥房裏去，外面可以聽到他在吻着瑪麗·路易絲的聲音。

伯萊斯夫人的聲音（在裏面）

陛下，是一個很結實的孩子呀。白蘭地和熱手巾把他救了過來了。

蒙德伯羅公爵夫人

這是我早就猜到了的。像她這樣一位年輕而又結實的女子，是無論醫生怎麼說，都會平安的過去的。

停頓片刻。

拿破侖（滿臉紅光的從新進來）

各位夫人，我們已經得到個健康的嗣子了，在這樁功績上，皇后是表現得最爲勇敢的，

雖然她是受了很多的痛苦——要她這樣犧牲，

我以後卻寧可不想再生下第二個孩子來，

而不願意再叫這麼美麗的一株果樹從新

來忍受幾次就連看了都會害怕的苦楚的。

他走到了窗邊，把窗幃拉開，向外面望着。這是一個愉快的春季的早晨。丟伊勒里宮的許多花園裏是擠滿了無數的人羣，由一根繩子攔着，使他們不能十分走近皇宮來。隣近屋子裏的窗邊也擠滿了許多看客，而街道上又停滿了許多車輛，車子裏的人都在等待着這事情的結果。

年歲之精靈（向拿破侖耳語）

正在這時候，有一個婦人在近邊聲聲歎息，她就在巴黎，帶了她和你所生的那個孩子，她本來也可以扮演這同樣的幸運的腳色，而她的孩子也同樣可以把你的皇位繼承！

拿破侖（自言自語）

這真是奇怪的，像在我心裏突然閃動似的，我倒會想起了我在瓦沙所愛的那個女子，

瑪麗·瓦列夫斯卡，和她跟我生的那個小孩——

她受了別人陷害，我竟以為她對我不忠實，

以致於使她失卻了這個非常寶貴的機會……

但是，從一個國家的立場看來，一個婦人的

命運又算得了什麼呢！——啊，有消息來報告了！

從傷兵院裏傳來了鳴礮聲。

羣衆（興奮的）

一！

又來了鳴礮聲，又是一聲，這樣繼續着。

礮聲一直繼續到了二十一響；正在這時候，大家都顯着一種期待的焦急。最後，礮聲又響着，羣衆的興奮像是加倍了。

二十二！是一個男孩子！

隨後又繼續數到了一百零一響，礮聲是幾乎被羣衆的吶喊聲所掩沒了。鐘開始敲起來；在火星場，有一個氣球放到天上去，從氣球裏散着報告這消息的傳單，一直飄過整個的法蘭西。上議院議長，剛巴西萊斯，貝爾底葉，勒布侖和其他的一些政府官吏走進來。拿破侖從窗口轉過身。

剛巴西萊斯

我們謹以最大的誠意，帶來了無限的慶祝之忱，特意到這裏向您陛下道賀，同時，您的萬千的民衆，也正很熱烈的在慶祝着，在歡迎着這一顆在我們的歷史的天線上出現的燦爛的晨星呀！

上議院議長

陛下，我們是帶了最大的祝福，來慶賀這一位新的救世主的降生到地上來——
這一位救世主是比以前一位更偉大，而且他降生的時間卻又剛巧的可以增加着你的戰績的偉大的光榮！使它

傳諸永久，而又把那重嗣續問題的
慘淡的烏雲，完全向遠方永遠吹散了！

拿破侖

多謝你們；雖然，各位先生，據我的意思，
你們是應該感謝那位真正的救世主。
可是我原諒你們——不錯，孩子是生出了；
他來得的確不很爽快，但終於來了。——
今天早晨外邊傳來了什麼消息沒有？
我是除了皇后今天生了個小孩之外，
其他的消息竟是一點也沒有聽到啊。

上議院議長

陛下，在歐羅巴發生的事，是沒有一件

能比得上這件事情，正像燕雀要去和偉大的鷹隼比較一樣的完全不可能。有一件事：因為禁止了跟英吉利通商，我們的好多商人都受到很大的損失，因此，有好多最殷實的商號，也都一起朝不保暮的要破產了。下星期，他們說，就有六家最大的商號要祕密的關門。

拿破侖

這是不能的！我們這一次喜事，是不能讓這麼一件細微的事情來點污了的：應該設法救濟一下。我們雖然會受苦，而英吉利卻受得更多，那我就滿意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方面又有什麼消息？

貝爾底葉

陛下，祇有一點模糊的謠言；這些謠言就像地震似的很快就傳佈到各處去，可是不知道是那裏來的。

拿破侖

關於馬賽納？

貝爾底葉

是的，他彷彿是碰到了那惠靈登爵士，爲謹慎起見，所以退卻了。不久，就會有呈文來報告您陛下，向您解釋一切的。

拿破侖

老是退卻嗎？怎麼，他以前的那種膽力現在是消失到那裏去了？怎麼，爲什麼他最近在布薩科倒要這樣開起火來？其實他是可以一直開到里斯朋去的！他爲什麼要這樣逗留在達古斯河邊而放着那必然的道路不走？我給了他奈伊，蘇爾，和預諾，還有八萬多的人馬，他可一點事也不做。照這樣的看起來，難道我們真打算跟這個惠靈登永遠在那裏永遠的同住下去？

貝爾底葉

聽說他是在

託萊希·委德拉希造了許多堡壘，竟把

馬賽納完全攔住了。

拿破侖

啊，現在且別談吧：

像今天這樣的好日子，我爲什麼還在這裏談着這些很偶然的戰事消息呢。

拿破侖從一扇門走了進去，上議院議長，剛巴西萊斯，勒布侖，貝爾底葉，和其他官吏從別一扇門走了進去。

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連上天的意志也竟讓他佔了先，

處處都樂意的聽從着他的指示，
讓他這樣命令似的向自己發言：

「我必需要立刻就娶到一位妻子，
一定要她使我這個新起的貴人
連結着凱薩時代的光榮的姓氏。

「而且孩子又一定要馬上就產生，
而且一定要男孩，女的都還不要，
而且要使這男孩將來長大成人

「能够繼承我這父親的一生光耀；

還有，在我這個孩子出世的當兒，
要叫通天下都一齊升旗又鳴砲！」

這便是他向着上天吩咐的言辭，
上天竟完全使它實現，不爽些微。

皇宮的內部被帷幕遮掩着。

第四景

西班牙

阿爾布愛拉

同一個春天的五月中旬的黎明照亮了阿爾布愛拉村莊以及附近的原野；這是從一行小山頂上望下去的景像，由貝雷斯福德帶領的英吉利軍隊及其聯軍就駐紮在這些小山上。眼光所能看到的風景一直包含了右面前景中的一座山崗，這座山比其他的山要高出一點，而且跟那山脈稍稍有點離開的。這座山崗後面和四周的那些綠色的斜坡，都是未經人跡踐踏過的——雖然在幾小時之後，這整個戰事中最殘酷的一幕流血的場面，卻就能在這個地點演出了。

那村莊本身是在左邊的前景中，後面有一條河流從右面的遠方流過來。英吉利所佔領的那

些山頂下面，有一流屈曲的溪流正在那村莊的所在地注入那條河水。在那條河流背面，卻可以看到有一些法蘭西軍隊在着。再在這些後面更遠的地方，是伸展着一座有幾方哩面積的大樹林，阿爾布愛拉的河水就是從這樹林裏流出來的；而在樹林的最遠的邊緣後面，卻看見清晨的天在不時不刻閃動着。樹林裏的鳥兒，並沒有覺得這一天和它們所過慣了的別的許多日子有什麼不同，是依然用慣有的爽朗在唱着它們的晨歌。

啞場

四周的事物漸漸的清楚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法蘭西軍的夜間的軍事佈置已經馬上就要完成了，這軍隊，在前一天晚間，正在英吉利軍前面的樹林裏。他們在黑暗中慢慢的顯出來，他們之中有好多隊——步兵，馬兵，和礮兵——已經爬到了貝雷斯福德的右方，而他卻一點也沒有覺得；那些軍隊躲藏在前面說起過的一些較大的山崗裏，離貝雷斯福德的右翼已經祇有半哩遠了。

年歲之精靈

你們留心着吧，各位精靈們，
——
我已經在那邊遙遠的天際，
看到了奇幻的符號和標記，
表示那偉大的上天的意志，
今天要在此處佈上了戰雲——
你們且等在這裏看個分明。

憐憫之精靈

我看見像有些鮮紅的血塊
點綴在那黎明時候的天上；
地下是無數機械般的人類，
國籍不分的胡亂排列成行，

永遠的忍受着辛苦和顛沛——
他們不知道負的什麼使命，
祇徒然爲着統治者而犧牲！

年歲之精靈

要說得具體一點啊，別這樣空洞的。

謠言之精靈

由我來說吧……戰事的形勢已經清清楚楚，
地點就是在那邊的村落和教堂的近傍；
從那樹林裏，衝出了一枝極堅強的隊伍，
由戈底諾帶領着，同時還有威勒在幫忙。
他們正攻向村子去。可是對方的迭克生，
卻用葡萄牙兵的鎗礮向他們拚命洗掃，

幾乎要在密密的人羣中殺開一條血道！
法蘭西兵卻也增加着，一時間礮火齊鳴，
把那裏的牆垣和樹木都打得七顛八倒。

憐憫之精靈

這個地方本來是一片多麼秀麗的原野，
經這一場戰事，不知要變得如何的頹敗！

謠言之精靈

可是對付英吉利的真正的狠毒的手段，
卻還不是在這裏。你們且對那右邊看看：
你們且看看那在小山側邊進行的戰略
那裏有無數的礮兵，步兵，和勇猛的騎兵，
由威勒和拉都爾·莫布爾兩個人帶領着，

一心一意的祇想那把峻峭的山嶺攀登。

貝雷斯福德現在已經覺察了在他側面的那計劃，便傳下令去拿他的右翼來抵當這攻擊。這命令並沒有被服從。差不多在同時，法蘭西兵已經開始衝鋒了，英吉利方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聯盟軍已經被擊退，而山崗是被佔領了。但是有兩個英吉利的分隊卻從陣線的中央顯現着，拚命的在爬上山去，想要把那山崗從新奪回來。

災禍之精靈

我們之間現在如果有一位好奇的精靈，他倒想學一學那不容易的殺人的技能，他祇消留心的看着這裏的這一場把戲，用全副精神向參加這把戲的人們學習，

他便會知道人類會用怎樣奇怪的法術，
在別人的皮膚上開着怎樣鮮紅的門戶，
又怎樣能使靈魂一下子就跟肉體脫離！

正在衝上山崗去的英吉利兵碰到了一重濃密的迷霧，這迷霧使他們看不見背後有一些敵人的長鎗隊和驃騎隊在撲上來。那勇猛的六十六軍的陣線，以及跟他們在一起的四十八軍的陣線，在一片煙氣，鋼鐵，汗，詛咒和血的混沌中，是可以看到像蠟似的熔化成混亂的一堆。他們的身體是僵硬的了；有時候，當敵人的馬蹄踐踏過的時候，他們也還絞痛着，轉側着。那些沒有倒下的，也都做了俘虜。

憐憫之精靈

古怪的精靈呀，這裏的情形你已經看見！……

啊，那裏有人這樣不顧死活的穿過塵灰，
來到了這鬪爭最爲猛烈的可怕的地點，
那個身材高高的，可敬的勇士究竟是誰？
他這樣紅着眼睛，咬着牙關，又張着手臂，
像預備打完了這一仗之後就死在此地！

謠言之精靈

你所看到的那個人是貝雷斯福德將軍，
是英吉利方面的首領。

憐憫之精靈

他這樣奮不顧身，
一馬當先的抵當這層層的鎗礮的攻擊，
又親自拔出了刀，在前線上勇猛的殺敵！

那戰事的兇猛的最高點是已經達到了；我們可以看到交戰的兩方在能够互相交談的距離間用葡萄彈和霰彈擊射着；後來直近到連對方的面部都看得清楚了，他們還是在拚命的開着毛瑟鎗。火熱的屍骸，嘴唇因為咬鎗紐而發黑，四周圍是一些拋棄掉的背囊，火鎗，帽子，鎗柄，子彈匣，和火藥管，再加上許多紅色和藍色的破衣服，腳絆，肩章，肢體，五臟，都堆積在斜坡上，從兩三個變成六七個，又從六七個變成一堆堆，身上蒸發着自己的暖氣，春天的雨輕輕的落在他們身上。

最緊要的關頭是來到了，英吉利兵已經潰滅。但是有一個比較的可以說是生力軍的分隊，帶着快鎗兵，卻又由哈定格和科爾帶領到了這混亂中來，他們使用出最後的努力，想要挽救這一天的戰局，挽救他們的名譽和生命。快鎗兵走上了斜坡，從煙霧裏鑽出來，出乎敵人意外的來到了那個對方自以為已經佔領了的地點。

他們過來了，在鎗林彈雨中前進；
他們掃蕩着，像風中的蒼鷺一羣；

他們是得勝了又敗，失敗了又勝。阿爾布愛拉！

半合唱隊二

他們在一寸一寸的佔領到土地，
他們已經給燒焦了毛髮和眼皮，
他們還這樣咬緊了發黑的牙齒。

半合唱隊一

他們大家都興奮得像是發了狂，
他們的理性和感覺都不知去向，
祇一股勁兒衝向那尖利的刀鎗。

半合唱隊二

他們直衝得精疲力盡，頭暈眼花，
像樹葉子似的旋轉，又紛紛倒下——
但是先前的勝利者也付了代價。阿爾布愛拉。

半合唱隊一

本來，衝鋒的曾經有六千多人數，
他們都誓死的要把那山崗佔據，
現在，卻祇有一萬八千名的剩餘。

半合唱隊二

已經斷送了不少的軍官和士兵，
有的臉朝着地面，有的向着天庭，
他們勇猛的掙扎，又慷慨的犧牲。

半合唱隊一

朋友和敵人都一堆堆混在一起。
願大地替他們蓋上了黃土一抔，
讓地下的蟲蟻侵蝕他們的屍體！

合唱隊

願大地替他們蓋上了黃土一抔，
讓地下的蟲蟻侵蝕他們的屍體。

男子何必憂傷，女子也何必垂淚？

這樣的睡去倒比醒着更爲得計！
阿爾布愛拉！

黑夜來到了，黑暗把戰場遮蓋着。

第五景

溫佐堡

國王行宮裏的一個房間

房間的牆上都張滿了掛墊，各種傢具上也都墊着東西，那些墊子上還包滿着緞子和絲絨，上面都有金線繡出來的花字和王冠。窗邊有人把守着，地板上加着厚厚的軟木，再舖上氈子。時間是緊接着前面一景。

國王坐在一扇窗邊，威里斯醫生的兩個助手也在房間裏。王上是已經有七十二歲了；他的眼力已經變得非常薄弱，但是他樣子卻並不像生病。他似乎正在起着一種憂鬱的思想，像責備似的對自己說着話；除了有時候洩漏着一種慌張的神色之外，他似乎再沒有其他奇突的徵象了。

國王

在我的一生中，我還沒有照顧她得充分——沒有充分——沒有充分！而現在，我是把她失掉了，我是從此不會再看見她了。但願我能知道，但願我能想到這個！兩位先生，我是幾時失掉了愛美里亞公主的？

第一助手

陛下，是在去年十一月二號。

國王

那麼現在幾時了？

第一助手

陛下，現在是六月初頭上。

國王

啊，六月，我記得了！……六月的花並不是爲我而開的。我永遠不會再看見它們；她也不會再看

見了。她是那麼喜歡這些花的……我就是還能夠活下去，我也不會再走到開着這些花的地方去了！：我要到那她所從來不願意到的，也從來不知道的，陰寒而又荒涼的地方去，這樣就不會有東西再來觸動我去想起她，而使我的心痛到不能忍受的地步……怎麼，是六月初頭——這正是他們要來察看我的時候了！（他變得興奮起來。）

第一助手（向第二助手作傍白）

雷諾爾茲醫生不應該先告訴他什麼時候要來的。這祇有使他更感到不安，更不宜乎去見他們。

國王

我給關閉在這裏，已經有多少時候了？

第一助手

陛下，是十一月開始的；這完全是爲着您的健康，這個陛下您自己也知道。

國王

怎麼，怎麼這樣久了嗎？啊，是的。我必需要忍受下去。這是我可憐的一生中的第四次的磨難了，是不是第四次？

門上有人輕輕的敲着。第二助手過去開了門，輕輕的說着話。

亨利·哈爾福德爵士，威廉·赫伯登醫生，羅勃特·威里斯醫生，馬修·拜里醫生，國王的藥劑師，和一兩位其他的紳士輕輕的走進來。

國王

什麼！他們來了嗎？他們打算拿我怎麼辦？他們敢嗎！我還是漢諾佛的君主啊！（發現了這些人之中有着威里斯醫生，他竟尖叫起來。）哦，他們要來叫我流血了——是的，要叫我流血了！（可憐的說着。）我的朋友們，不要叫我流血呀——請你們不要再抽了我的血去，我要變得非常軟弱了。你們老是用這些水蛭，也一樣沒有好處的。我可以斷定，你們一定不會對我這樣的殘酷！

威里斯（向拜里）

這真是奇怪的，他爲什麼竟這樣的討厭流血——這是種儘可以放膽的施用的最好的醫法。他有時候用水蛭還肯答應，但是如果不強迫執行，我卻不敢說他還能活得長久。

國王（聽到了幾個字）

你們要強迫我嗎？不要啊，不要！

威里斯

不錯，水蛭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我昨天對霍謨醫生說了，他說如果叫他來看這個病，他一定要叫他流血直流到昏暈過去！

國王

你們難道一定要違反我的意志來執行嗎？

要你們以前的王上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嗎？

我的好朋友們，我現在切實的對你們說吧，

我是沒有做過什麼有害的事情。在我沒有脫離了王位，在我沒有這樣的凋謝了下去，在我還沒有被剝奪了神聖的權力的時候，當我還健康着，而還統治着英吉利的時候，我總是用着我的整個的精神和身體，來替國家和人民盡力，來打算着全民族的福利！我總是沒日沒夜的在祈禱着又在默想着，在努力想着法子來改善我的百姓的生活。我的朋友們，我的這種情形你們總知道的，總不會趁我現在沒辦法的時候來捉弄我！（他顫抖着。）

憐憫之精靈

你們瞧啊，這真可以算得是個痛苦的靈魂

他一方面被那一種假意的忠心所捉弄着，
另一方面又被多荆棘的環境這樣的殘害，
看了這一幅可憐的景像真不免叫人流淚，
叫人再也禁不住會對他表示着憐憫之心，
而相信這一定是一個卑鄙而惡毒的精怪
所玩出來的把戲——這精怪一定是自作主張，
在這樣好戲作樂的捉弄他的可憐的囚犯——
而決不是你所說的那個沒有一點理智的，
同時也不會有惡意的上天所排定的節目！

年歲之精靈

溫和的精靈啊，請不要感傷着人類的命運，
這是排定的戲，這是凡人們的必然的處境，

你無論怎樣傷心，也不能把這計劃來變更！

哈爾福德

陛下，您放心吧，我們是不會來把您傷害的。
這是赫伯登醫生，我知道您一定很喜歡他；
這是拜里醫生。我們所以要到這裏來，目的
無非是來探望探望您究竟有沒有好一點，
隨後我們就可以去報告給內閣方面知道，
可以讓他們把好消息去向您的百姓公布。

在溫佐的遠方傳來了一陣軍樂聲。

國王

啊，這個軍樂隊今天在這地方奏些什麼呀？
她已經死了，同時我也不會活得很長久了！……
她的小小的手，恐怕到現在還沒有冷透呢；
他們卻竟這樣的不講道理，又這樣的殘酷，
竟在這裏奏起樂來！

哈爾福德

陛下，他們以為您一定
不會聽到的，要不然，他們早把樂聲停止了。
他們這個囂亂的音樂倒使我記起了，今天
我們是來報告您陛下一件重要的消息的，
我們以最大的誠心，特意到這裏來祝賀您
最近在國外所得到的一次最光榮的勝利。

這個消息傳到了還不久，那些軍樂隊就是爲着這個原因，所以在那裏熱鬧的慶祝着。

國王

一次勝利？
我你說在什麼地方？

哈爾福德

陛下，是真的：

是在遼遠的西班牙，是在阿爾布愛拉附近——
這是千真萬確的，陛下，您是又得到了一次空前絕後的，沒有人比得上的偉大的勝利！

國王

他是說我打了一次勝仗嗎？可是我卻以爲自己是這樣的一個可憐的沒辦法的囚徒，

儘是在這黑暗中拖延着我的寂寞的日子，
又時時刻刻的受着那些像吸血鬼一樣的
吸着我的血的暴徒們的恐嚇！呵呵，呵呵，呵——
我現在除了趕快死掉之外沒有其他目的，
這樣可以使我的兒子早點得意——可是他卻
說我打了一次勝仗！上帝啊，真是見鬼的事！
要到什麼時候人們的說話纔能合於真實，
他們的舌子不再隨便翻呢！

紳士（傍白）

我真覺得奇怪，

在這裏，祇有瘋子倒是一個最清醒的人呀！

國王的臉上閃着紅光，他變得粗暴起來。助手們急忙趕到他身邊去。

憐憫之精靈

我看了這光景真是悲傷，
一心一意想要禱告上蒼，
請他祛除所有的不祥！

譏刺之精靈

你要禱告也就不妨一試：
——
可是他的同情是在那裏？
他畢竟又抱着什麼宗旨？

是在那天火閃動的地方？

是在那太陽照耀的地方？
是在那繁星密佈的地方？

天意究竟是怎麼個樣兒？
是否真永遠垂照着大地，
在那裏推着永久的輪子？

憐憫之精靈

你儘管笑我痴心又愚盲，
我卻還是要來禱告上蒼，
叫他來解救人類的創傷。

國王的瘋狂狀態依然繼續着，
助手們扶住了他。

哈爾福德

這真是沒辦法的。誰也不知道他現在對於一切事情是怎樣的。我想阿爾布愛拉一定是一個能够使他得到安慰的消息了。

(向助手)這種狂病是不是在這個禮拜更厲害起來?

第一助手

亨利爵士，倒也不見得。他近來時常在喊着去世的公主的名字，聲音是溫柔得像一個孩子看見了一隻挨餓的小鳥的時候一樣。

威里斯(向藥劑師作傍白)

既然他不安安靜靜的讓人開刀，那麼我今天夜裏必需要增加點鴉片，還要多加兩貼水蛭來使他平復下去。

藥劑師

醫生，你應該一下子開上二十盎司，而且一定要替他放血，直放到他失去了知覺。他是太結實了，不能用得太少的。噴水壺還是很有用處，要放在他頭上六呎高的地方。你瞧他多麼興奮。

威里斯

那村子裏的軍樂隊真該死。最好是叫他們停止了。

赫伯登

爲了慶祝這次勝利，無疑的，整個英吉利都是在這樣的熱鬧着。

哈爾福德

當他還能自己意識到是一國之主的時候，他以國王的身份看到了這些情形，一定會非常高興的……如果他能够在那平壇上走一下子，我想他的病一定會稍稍好一點。可是現在卻來不及。我們應當想想我們將怎麼的去報告樞密院。希望他好到怎麼樣程度，恐怕是沒有什麼可能了。你以爲怎麼樣，威里斯？

威里斯

沒有什麼希望。這一次他是完了！

哈爾福德

啊，我們還是說得稍稍輕一點吧，不要太叫王后那可憐的女子難受，也無需乎沒有必要的使樞密院分心。愛爾登一定會尋根究底的纏不清楚，而那些大主教們又是很容易受驚的，我們必需要照例的稍稍說得淡一點。

威里斯（從國王身邊回來）

他現在已經好一點了。瘋狂狀態差不多已經過去了。你們慢慢走，再跟他說幾句話，一定對他有很多好處的。

國王不久，就變得平靜起來，他臉上的表情現在卻顯出了一種頹唐的意味。助手們從他身邊離開，他低下了頭，用他的手掩住了他的面部，嘴唇掀動着，像是在祈禱。他隨後又轉向他們。

國王（柔和的）

各位先生，如果我剛纔對你們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而辜負了你們特意前來探望我這不幸的毛病的雅意，那麼我是非常抱歉的，但無論如何要請你們原諒！我的朋友們，我是神經鬆弛，全身虛弱了：「我所極願意做的好事情是始終沒有做，我所不願意做的壞事情倒先做了出來！我真是想起都慚愧的！」

威里斯（向其他人作傍白）

他以前是兇暴到了極點，現在卻又和順到了極點。

國王

一位國王是應該像個國王；我又是出於一個這樣悠久的王族！我真是覺得慚愧……你說起的那場戰事怎麼樣？——是西班牙嗎？啊，在阿爾布愛拉犧牲了許多人是不是？

哈爾福德

陛下，我很難受，有好多熱烈的心都冷了。戰死的軍官有霍格登游擊，伯克大隊長，還有第三軍裏的赫勃特，和福克斯參將，還有歐克和蒙泰格兩位隊長和旁的人。受傷的有科爾和斯丟瓦特那兩位游擊，此外，瓦萊斯軍需長也受了很厲害的傷。總共計算起來，是有三位將軍，五位總兵，

五位游擊，五十位隊長，在這一個數目上，還得加上一百二十名左右的下級軍官，他們都是一去就不回來了。至於在那邊奮不顧身的鬪爭着的兵士們，直到現在，更是一批批的已經犧牲了不少的數目！

國王

勝利的代價真是可憐的！除了這個之外，還得加上我在伐爾歇命所損失的那些。這是造孽……我堅決主張要把查珊派出去！這事情時常使我難受，直到不能活下去！

威里斯（向其他的人作傍白）

別讓他想起伐爾歇命的事情。他又會發作了。赫伯登，請你跟他談談吧。他時常在想起你。

赫伯登

我來告訴他一些這場戰事的好的方面。（他走過去向國王談着話。）

威里斯（向其餘的人）

啊，我的肚子在叫了。我今天早飯吃的太早。亨利爵士，我們現在可不是有許多事情可以去報告王后和樞密院了嗎？

哈爾福德

是的——今天我要儘可能的趕快回到城裏去。西登斯夫人今天夜裏在她的威斯特朋的家裏舉行着一次宴會，所有的人全會到的。

拜里

可是我卻不到。我已經約定了要帶幾個朋友到伏克斯哈爾花園去，那邊今天夜裏有盛大的慶祝會和焰火。菲侖小姐要唱「金絲雀」——不錯，攝政王的宴會是延期到十九號去了，原因就爲了這次慶祝。他這辦法真是很聰明的。一定的，所有的人一定全會到那邊去！

威里斯

一定還有許多女客會到的。——啊，赫伯登過來了。他已經很好的使王上平靜了下去。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醫生們悄悄的走了開去，幕閉。

第六景

倫敦 卡爾登屋和臨近的道路

這是一個天上沒有雲的仲夏的黃昏，西方暗淡下去，星光照耀着全城，而那顆暮星卻像一朵長壽花似的高掛着。但這些星光卻因為在卡爾登屋四周和上面密佈着的異常的光彩而顯得暗淡了。從上面看去，這些光彩從天窗裏穿出來，滿過前庭向帕爾·馬爾街泛濫着，用一種澄清的光照耀着臨視馬爾街的一些花園裏的篷帳。攝政王的慶祝會的時間是來到了。

一條車輛和轎子的水流，慢慢的移動着，一直從帕爾·馬爾街上的建築物伸展到辟凱迭里和朋德街，人行路上擠滿了羣衆，在望着車輛和轎子裏面的帶着珠寶和羽毛的座客。除了那帕爾·馬爾的柱廊裏的大門之外，在瓦威克街上還有一扇祇爲轎子而設的，小小的，隱藏着

的邊門，轎子一來到，就像沒人看見似的悄悄的溜了進去。

譏刺之精靈

你們瞧，那邊有兩份人家的樣子真奇異，
一家在海德西面，一家在公園邊的巷裏，
裏面竟沒有一位客人出來參加這狂歡，
倒像一個悲哀的面具般老是鎖着眉尖！

謠言之精靈

那裏面住着的是攝政親王的兩位太太；
慢慢再對你細說吧，請先讓我看看明白。

那兩座屋子的牆——一座是在公園巷裏，一座是在肯辛登街上——忽然變得透明了。

在那第二座屋子裏是他的第二位太太——

那就是布侖斯威克族的凱羅林，她那位勇敢的父親，是在葉那的戰場上戰死的，而且不久之後，在她的接近的親屬之中，將還有人會遭到這一種同樣的命運呢——她不喜歡這次宴會，每當有一輛歡樂的車駕在路上經過的時候，她總在嘲笑著。

「我就像大主教們的太太一樣，」她笑着說，「是永遠不會享受到我丈夫的榮譽的。」

突然，有一個正像要去參加卡爾登屋的宴會的浮浪少年，卻在她的屋子面前停下來，叫着門，又被領了進去。

他來向她報告着消息，說是又有個寵愛迷惑了她的丈夫的心了；他還向她說起，有幾位在不久以前已經去世了的朝臣，也被那些錯誤百出的書記胡亂邀請着，來參加這場盛大的宴會。

從遠處可以看到那位郡主聽了他的賓客的幾句話，就從坐着的桌邊跳了起來，拍着她的手。

你瞧，這個消息，

卻竟把她的這樣熱烈的好奇心引起了，使她一下子就想出了一個有趣的計劃。

我的上帝啊，我打算化了裝，用個假冒的名義從那扇專為並不公開的歡迎着的人物而設的，祕密的邊門裏混到裏邊去。我要去悄悄的看看我那位新的替代者！你以為這辦法不正當吧？就不正當好了，規規矩矩做人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的！

譏刺之精靈

我們再來看看那一位被欺負的太太吧。

謠言之精靈

在那間屋子裏是住着那畏縮而乖戾的，美麗的非茨勃特。當一輛輛車駕經過時，她是在窗口這樣呆看着，她那個地方是

這樣寂寞而又暗淡，像是在替她傷悼着她的淒涼的命運，可是她也不肯甘心的就乾脆放棄了她的親王和一切的榮華。她在這樣說着：『他們祇是把我當做一個出身低微的人邀我去赴會，我卻不願意跟那些普通的太太們在一起！』同時也有位朋友寫信通知她，說是今晚將有一顆游星陪伴着她的丈夫；聽了這消息，這位美麗的菲茨勃特卻又在羨慕着了。

菲茨勃特夫人（自言自語）

那一張我當着衆人的面拒絕了的請柬，爲要滿足好奇心，倒可以偷偷的用一下！……

且讓我一言不發的再看一次眼前這種
像喪鐘似的使我憂鬱的生活，再看一次
造成這生活的人，從一個隱祕的角落裏
望着他的新的榮譽；——此後我就不再來了！

謠言之精靈

她坐着自己的轎子，披着外套，戴着面幕，
在同樣的混到那裏去的郡主身邊走過——
但她們是多麼不同，這兩位一樣的棄婦！

譏刺之精靈

將跟着弄到一張門券的，沒來歷的婦人，
一起不讓人看見的混進那隱祕的邊門。

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

一位是肉體的妻子，一位是靈魂的妻子，這一位有點兒粗俗，那一位卻如此雅緻：如果這兩位不同的夫人能够熔爲一爐，他就將成爲全歐羅巴的最忠實的丈夫！

年歲之精靈

你們且不要把這些無家的婦人來嘲笑，她們的戀愛和結婚，都依着上天的指導！——我們且轉眼來看看裏面的繁華和熱鬧。

卡爾登屋的牆打開了，看客可以對着這狂歡的景像仔細的觀察個清楚。

第七景

同上 | 卡爾登屋的內景

一座居中的廳堂顯現了出來，由許許多多的蠟燭，擺燈，和提燈照耀着，又裝飾着無數開花的小樹。從左邊的一個開口處，可以望得見裏面的那座大會議廳，那是準備着做跳舞之用的，地板上鑲着圖案的嵌花，中間有“G. III. R.”字樣，以及一個王冠，武器，和紋章的輔弼。靠牆邊安放了一些開滿了花的橘樹和薔薇藤。在右面是一長行閃光的餐室和餐桌，那裏現在正擠滿了賓客。這一行餐桌一直伸展到極西面的貯藏室，而且分枝到兩邊很長的行廊上去。

那主要的餐桌上是放着金銀的器皿，在桌端的高臺上，攝政王是像一座偶像似的坐在一張金紅色的端椅裏，背後站着六名僕役。他笨重的穿着一身華麗的軍服，軍服上鑲着紅的和金

的滾邊，這表現他是大元帥；在四周圍環繞着他的一百四十名接近的朋友。

在這張華貴的餐桌的中央，有一條潺潺的溪水流過，上面架着一些奇幻的小橋，在這溪水裏面，有許多金色和銀色的小魚，在長着青苔和花草的兩岸間活潑的跳動。這整個場面是由掛着的燭架和桌上的無數燭臺裏的蠟燭照耀着。

在上席的賓客裏包含着約克公爵夫人，她顯得很疲倦的樣子，因為她曾以主人的地位招待了許多來參加的貴婦人，祇除了那些不是正式來參加的；此外，是法蘭西的路易第十八，盎果萊麥公爵夫人，英吉利全體的王族公爵，差不多也是全體的普通公爵和公爵夫人；此外還有首相大臣，上議院議長，財政部和其他各部的大臣，倫敦府尹和府尹夫人，以及其他的許多重要的貴族，貴婦，議會議員，將軍，海軍提督，市長，和他們的夫人。那些貴婦人差不多是穿着一律的制服，頭上戴着一種顫動的髮飾，上面插着駝鳥毛，又鑲着鑽石，身上是白緞子的長袍，上面繡着金銀色的花；因為天氣炎熱的原故，燭臺上的蠟淚時常會掉下到這些華麗的衣服上來。衛隊的軍樂奏着，穿着藍色和金色滾邊的制服的侍役們來來往往的走着。

憐憫之精靈

我看到攝政王的母親，那位王后，是沒有在這裏，同時他的姊姊也一個都不看見；這是很好的。本來，他們在這裏像這樣的開着一次盛大的宴會，如果我們替那位被幽禁在溫佐的，奄奄一息的國王着想，這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件很不應該的事；我看得出，就是今天在這兒出席的人們，也一定有許多會贊同着我的這句話吧。

譏刺之精靈

我的親愛的精靈和知心的朋友，他們臉上的那種陰暗的神情，與其說是出於對一位受害的君王的忠心，卻還不如說是爲着出了百分之十一的利息借了他們的鑽石來的緣故吧！可是我們

且來測驗一下他們的感情看。我要散佈一個消息出去。

他把謠言之精靈叫了過來，謠言之精靈便在人羣裏散佈着耳語。

一賓客（向他隣席的賓客）

你聽到了這個說王上已經死了的消息沒有？

另一賓客

這消息剛從那一邊傳到我的耳朵裏來，會不會是真的？

第三賓客

我想這是可能的。這一個禮拜以來他病得很厲害。

攝政王

死了嗎？天哪，這樣說，我的宴會是給毀了！

薛里登

國王萬歲！（他舉起了杯子，向攝政王鞠着躬。）

赫特福德侯爵夫人（那新的愛寵，向攝政王）

這事情是很可能的，不過時候實在太不巧了！這竟會在這時候發生，對於你，實在是太殘酷了！

攝政王

真見鬼；這是真的嗎？（他一時在臉上顯着一種尊嚴的神色。）

約克公爵夫人（在攝政王左面）

這話我是不大敢十分相信的。今天早晨

他們還說他已經好了一點。

盎果萊麥公爵夫人（在攝政王右面）

在這一方面，

卻有許多人都說這消息一定靠不住的——

他們說死的是波納巴特的新生的兒子，那位『羅馬國王』，卻並不是親王您的父親。

攝政王

這是再好也沒有！如果那消息是確實的，

我倒真會因此而受到全世界的咒罵了——

同時王后卻也會跟我一樣的受到非難。——

我已經把這一次的已經約定了的宴會

拖延了許多天，許多星期，希望他也許會

好起來，可是現在卻再不能拖延下去了。

現在照情形看來，大概死掉的卻是那位

出世還不久的羅馬國王；說不定他根本

就沒有出世也未可知！……像他這樣的一個

暴發戶的兒子，倒跟我們一樣稱起王來，那就簡直連一條狗都可以稱爲親王了！

拜德福德公爵

親王，我相信連那一個消息也不會是真的。我今天晚上從窩朋趕來的時候，我就聽到說了，但是這消息前後都不符的。

攝政王

公爵，你還是從窩朋趕來的？你爲什麼事情這樣忙啊？

拜德福德公爵

是的，我的紀念割羊毛的午餐剛巧也定在今天，我是不能不到的。因此我在一點鐘的時候在那兒跟他們一起吃了飯，商量商量羊毛的事情，就出來，趕了四十二哩路，在我這裏的家裏急忙披上衣服，就到親王這兒來了。——我到得時候還不算太遲呢。

攝政王

真厲害，真厲害。真的，這的確是匆忙極了！

不久之後，那多嘴的，衣光閃爍的一羣人物從餐桌上站了起來，開始穿過各房間和篷帳散着步，首先由攝政王做出了榜樣，他混在各等級的客人堆裏，不拘形跡的談着話。他和環繞在他四周的一羣人在比較遠的房間裏出現了；但大部分的人卻集中在希臘廳，這廳堂是在場上的前景，從這裏可以望得見裏面的擠滿了人的舞廳。

音樂隊正在奏着應時的歌曲，『攝政期笛曲』，并由三十對的舞客在跳着鄉村的舞蹈；因此，當頂上的一對對一直跳到了下面的時候，他們差不多連氣也喘不過來了。有兩位勳爵一邊在看着這景象，一邊在散漫的談着話。

第一勳爵

羅馬國王死了的消息究竟證實了沒有啊？

第二勳爵

還沒有。不過這很可能是真的。他從頭就是一個身體很弱的嬰孩。我相信他們簡直必需在他生的那一天就叫他受洗禮。而且在這一種僥倖的行爲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他們把他稱爲新的救世主，而且這一切上帝全知道的。除了我們這個國家之外，每一個國家都在熱烈的頌揚着他。沙皇亞力山大聽到了這話的時候，他是這樣無味的說：「聰明的英吉利人哪！」

第一勳爵

這樣看來，彭貝和凱薩之間的感情是開始冷淡了。亞力山大對於他的妹妹給傲慢的拋棄掉那件事情的創痛，恐怕至今還沒有平復吧。

第二勳爵

此外還有許多的內幕。我敢打一個「基奈亞」的賭，我料定不出今年，俄羅斯和法蘭西之間是會發生戰事的。

第一勳爵

親王今天夜裏彷彿有點不大高興的樣子。

第二勳爵

是的。王后因爲王上的情形這樣壞，她很不主張開這次的宴會。她和她的朋友們都說這次宴會，是應該完全打消了。可是威爾斯郡主卻一點也不因此而煩惱。雖然她自己並沒有人邀請，可是她卻到處張羅着，替她的人買着新衣服來參加。可憐的愚蠢的女人啊！……

另一種今年的新的舞蹈又開始了，又有一長行的舞伴在跳着舞。

啊，現在他們在跳着的舞是非常有趣的。這叫什麼名字呀？

第一勳爵

這叫做『催耕舞』。這是新出來的。現在什麼地方都很流行。下面一次是一種外國式三八步的舞，他們稱之爲『圓舞』。我很懷疑，這裏不知道究竟有沒有人能跳得像。

「催耕舞」已經跳完了，音樂隊開始奏起「科本哈根圓舞曲」來。

諷刺之精靈

現在要來看看那兩位夫人了。她們都偷偷來到這樣，除非轉念一想，她們或者會從新回去；不過無論什麼都不能屈伏的自尊心，卻終於不免要屈伏於她們的婦人的好奇，因此她們就來了。使者們，把她們叫過來吧！

在另外一些房間裏走了一圈之後，攝政王便出現在那座舞廳的門口，站在那裏向跳舞的人們望着。突然他轉過身，帶着一種紛亂的神色向四面望望。他在身邊看見了一個長長的，紅臉孔的人，那就是莫伊拉爵士，他的一個朋友。

攝政王

莫伊拉，這兒真是熱極了。我身上越發的熱！

莫伊拉

是的，天氣有一點熱。因此我不很想跳舞啊。

攝政王

我所說的話卻並不是這樣意思；我說這話，原是一種比喻的口氣。

莫伊拉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攝政王

她在這裏。我已經聽到她的聲音。我敢賭咒！

莫伊拉

誰啊，親王？

攝政王

我說的是威爾斯郡主。你以為我連她那種見鬼的日耳曼式的P字和B字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嗎？——她曾經要求來的，可是給拒絕了；不過我敢打賭，她一定是從瓦威克街上的那扇邊門溜了進來，這扇門，我原是為幾位我希望能夠偷偷的進來的女士們而設的。（他又向四周看着，他走過去，一直走到了一扇能夠望得見大扶梯的門邊。）天哪，莫伊拉，我看到有兩個人全是不應該來的——她們就靠在那行廊的欄杆上。

莫伊拉

親王，有兩個是那兩個呢？

攝政王

一個是她。另外一個是菲茨勃特！我差不多可以斷得定！我本來也歡迎她來，可是她卻驕傲的說，她不願意以一個平常的『太太』的稱呼來坐在我宴會上。我因為已經立過誓，這次的宴會，每

個人都必需要嚴格的依照着自己的等級就座，所以我沒有讓步。她真不知見的什麼鬼，會這樣的跑了來？真是的，這兩個女人可真要我的命了！

莫伊拉（小心的向那樓梯上望着）

親王，我可看不出來是她，同時也沒有發現那郡主。那邊有一大羣的閒人靠在欄杆上，您也許是看錯了人了。

攝政王

啊，不是的。她們扭回頭去了。這一次送請帖的時候簡直錯得一團糟，就連倫敦的著名的蕩婦都說不定會請了來。她是在看着赫特福德夫人，這就是她在幹的事情。雖然表面上是那副漠不關心的樣子，其實她們兩個全都妒忌得像兩頭雌貓看見了一頭雄貓一樣。

有人輕說着樓上有一位女客昏倒了。

我敢賭咒，這一定是瑪麗亞！她時常會昏倒的。每當我聽到說近邊有一個女人昏倒在躺椅上，又叫人拿冷水的時候，我自己總是在這樣想，天哪，這又是瑪麗亞了！

譏刺之精靈

現在，且叫他再來聽到一次她們的聲音吧。

攝政王聽到從樓梯上傳來的兩位婦人的聲音是越來越響，越來越近了，他顯着驚駭的神色，郡主在他這一隻耳朵邊傾倒這責備的話，菲茨勃特夫人在那一隻耳朵邊也同樣的說着。

攝政王

真見她們的鬼，莫伊拉；我差不多要發狂了！

如果有血有肉的男子是祇能跟這麼許多慣於迷惑人的女性之中的一個結合的話，

那麼上天爲什麼使我們有換口味的嗜好？
天哪，我對於這場熱鬧真有點討厭起來了！
這裏這樣的熱！替我弄一杯白蘭地來喝喝，
要不然，我也會昏倒的。現在，我們且走出去，
到那邊的空地上透一口新鮮的空氣去吧。
莫伊拉，亞莫斯，往這兒，你們跟我一起來吧。

攝政王同着莫伊拉爵士和亞莫斯爵士一起下場去。音樂隊奏着「美麗的加答里那」樂曲，
一批新的人物聚集了擁來。

年歲之精靈

精靈們，你們在這裏錯用了你們的權力了，

你們會叫人覺得她們真是上天的意志所指派定了的人物。

譏刺之精靈

不是的，老前輩啊，不是的。

那兩位太太到這裏來，是冒着一些被請的已經死了的人的名字，自作主張的前來的。難道你以為她們一定不應該到這裏來吧？

年歲之精靈

一個婦人的說話和她的行動之間，是有着極大的距離的——他嘴裏雖然說：「我一定會來，」但無論她來不來，你還是把你演的滑稽戲停止了，讓這一場宴樂平平靜靜的過去。

首相大臣斯賓塞·配西福爾走進來，他是一個瘦小而莊嚴的人；另外有一位政府的下級祕書也走進來，跟他碰到了。

下級祕書

羅馬國王真已經死了嗎？他的華麗的金搖籃真已經沒有用處了嗎？

配西福爾

不是，他還活着，而且在一天天長得更結實；聽到這奇怪的傳聞，在我們已經不是一次。可是關於這件事情，我們卻又聽到了一個意義更重大的，而且又是十分可靠的消息。

下級祕書

您的話很朦朧。

配西福爾

我說歐洲又要發生戰事了。無需乎等到今年年底。我們就會看見一次比歷來的戰事還要兇猛得多的流血事件。這一次戰事的主角將是俄羅斯和法蘭西，而且一定是很激烈的！

下級祕書

天哪，您以爲這樣嗎？

凱激雷走進來，他是一個長長的，漂亮的人物，生着一個羅馬人似的鼻子，他看見了他們，便走近來。

配西福爾

啊，凱漱雷。我在這裏一直就沒有看見你啊。
我說，這消息真是叫我們全都會吃一驚的！

凱漱雷

我的心對這消息卻很淡漠！自從我離開了
職務以來，我就像一個在什麼寂寞的洞裏
修行的隱士一樣，外界有什麼好事情或是
壞事情正在進行着。我是一概的不聞不問。

配西福爾

啊，幸虧你的停職是決不會延長得很久。
可是，目前這一次行將發生的糾紛，那結果
也許竟會有着極遠大的影響，而我們一生

也會沒有可能看得到呢！真的，波納巴特和亞力山大，他們兩個人本來是很好的朋友，現在卻馬上就要互相的殘殺起來，這糾紛就是用全歐羅巴的舌子也是說不清楚的。波納巴特說是錯處並不是在他這一方面，亞力山大也是這麼說。可是我們卻很明白，他跟奧地利一通婚，就種下這次的禍根了。同時波蘭問題，卻又使這糾紛擴大了起來。這戰事一定會發生，不過是個遲早的問題。照現在這局面，祇要惠靈登能够在西班牙那方面多多的支持一下子，不馬上就讓步，那麼，波納巴特在俄羅斯和西班牙兩邊的

夾攻之下，就會弄得焦頭爛額的毫無辦法。

謠言之精靈（向年歲之精靈）

能不能讓我混到那人羣裏，用我從那遠方帶來的消息去證實了他們的這些猜度呢？

年歲之精靈

還是我去吧。你知道的也並不比他們更多。

年歲之精靈幻化成一位面色慘白，眼眶深陷的紳士，穿着一身繡花的衣服，來到了那屋子裏。正在這時候，攝政王，莫伊拉爵士，亞莫斯爵士，開斯爵士，赫特福德夫人，薛里登，拜德福德公爵，和許多其他的貴人們又從新進來。音樂隊換成了一枝叫做「打倒法蘭西」的流行歌曲，前面說起的那些人物向舞客們望着。

年歲之精靈（向配西福爾）

是的，大人，您聽來的消息是一點也不錯的。東方和西方兩大帝國之間的，近在眉睫的一場狠毒的血戰，已經由歐羅巴的好許多朝廷和內閣傳出了祕密的消息來，而且由一種特殊的路線，已經傳到我耳朵裏來了。不過這一次衝突您是看不見的，因為在它還沒有發生之前，您就要鑽到墳墓裏去了；（配西福爾驚惶着。）可是請您相信着吧，用不到再經過像這樣混亂的五個年頭——這些混亂的年頭，簡直把人類的過去的文明，完全給殘酷的掃淨了——那在問題之中的，最新起來的統治者（不管

這對於不說話的人類是有好處或是害處)

就會像武勇的索爾 (註一) 一樣的從此一蹶不振，

而歐羅巴的幾個陳腐不堪的王國，卻又會

從新振作起來；在這一偉大的事變中，

破壞和損失當然會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

所有的民族都將在這次的戰事中損失了

他們的最優秀的人材，而在恐慌中戰慄着。

(他混在人羣裏，就此不見了。)

攝政王 (他正張開了嘴聽着)

他是什麼鬼東西啊？

配西福爾

親王，也許是一個穿着法蘭西的王公的服裝的人——不過他的話倒不是幫着他們的。他樣

子像是一個外國人。

凱漱雷

他的態度像是古時候的一位先知，他的面貌有一點猶太人的樣子，他的聲音像是希伯萊人。

攝政王

他一定是不認識我的，所以會當着我的面隨便說着。

薛里登

我倒真希望他能够像古代的預言家似的空着手在牆上寫出字來。

攝政王（從驚奇狀態中回復過來）

他對於在歐羅巴發生的事情彷彿知道得很多，就連很祕密的消息都有點風聞，（向配西福爾）老兄，真比你的政府消息要靈通得多呢。

配西福爾

親王，據我猜想，他一定是剛從那邊來的，所以帶了這些最近的消息來。

攝政王

天哪，如果他所預言的話是真的，那麼在我的攝政期間或是統治期間內，就一定會過得很平靜！不過我是天生歡喜打仗的；這是我的命運！

他在軍服裏面挺了挺身體，走了開去。那一羣人分散，音樂隊繼續粗糙的奏着『打倒法蘭西』，同時，黎明之光慢慢的在透進來。

不久之後，攝政王的賓客們便一隊隊分別的告退了。

憐憫之精靈

你們瞧啊，這白晝之光已經鑽進了帷幕

外邊的芸芸衆生又將忍受一天的辛苦！

年歲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我們在這裏看什麼呀？不妨向四面望望，
歐羅巴正在那裏擺下它的廣大的戰場；
從奧斯曼里一直伸展到赫克拉的高崗，
我們且向四面望望！

請聽那高聳天邊的烏拉爾山上的松濤，
聽那邊每一株松樹都像在悲嘆又哀號；
再看那在天際縱橫密佈的洶湧的雲潮；

你們再看看那波濤滾滾的比斯凱海灣；
那海灣旁邊的大陸是這樣的悄悄無言——
上天不久將在這些地方全布上了塵煙。

就連這一場極殘酷的傀儡戲的牽線人，
究竟這舉動是爲好爲歹，自己也不分明，
到結果，終還不免要受着些痛苦和犧牲！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

可是那牽線人卻總有一天會大澈大悟，
不等到這一片花花世界完全打得粉破，
它就會回心轉意的來拯救人類的痛苦，
來拯救人類的痛苦！

寂寞統治着這房間，幕閉。

（註一）索爾(Saul)，以色列的開國國王，武勇好鬪，因敗於非里斯丁人之手，卒自戕。

